清史稿/卷45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五十三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五十四

► 卷四百五十五

列傳二百四十一

劉錦棠張曜劉典弟倬雲

金順弟連順鄧增托雲布果權劉宏發曹正興

穆圖善杜嘎爾額爾慶額丰紳文麟明春富勒銘額徐學功

劉錦棠，字毅齋，湖南湘鄉人，松山從子也。從松山討捻，積勳至同知直隸州。從入陝，復同州、朝邑，釋省城圍，擢巡守道。同治七年，左宗棠西征，從克懷遠、鎮邊，還定綏德，賜號法福凌阿巴圖魯。進軍甘肅，攻金積堡，夷旁近七寨，破靈州。九年，擊馬五寨，松山戰死，詔加三品卿銜，接統其軍。軍新敗，偏裨自恃為宿將，滋驕，錦棠禮詘之。喪懸吳忠堡，或請徙它處，錦棠不可，曰：「櫬在軍，可係將士心。」宗棠貽書，為列堅守、退頓二策。錦棠謂：「不力戰，則靈州不保，必效力致死，而後軍可全。」於是一戰擒馬五，再戰破河、狄，軍復振。

是時馬化龍焰日熾，三決水困我軍，錦棠三拒之，不獲逞，糧且匱，率其子耀邦乞款附。錦棠曰：「諾。令若先繳馬械。」不應，再引馬連水入湖。會大風從西北起，濤齧堤岸，勢洶湧。錦棠囊土以御，化龍計益窘，哀詞乞耕墾。錦棠知其詐，隱卒下橋、永寧洞，又敗去，乘勢下蔡家橋，克東關。化龍度不得脫，於是三踵軍門乞撫矣。錦棠白宗棠請

進止，乃徙陝回化平川，而分置甘回於靈州。論功，予雲騎尉世職，賞黃馬褂。十年，誅化龍父子，生致馬八條，置喪所，燹而祭之，遂輿喪歸。

明年，度隴攻西寧。次碾伯平戎驛，先破小峽，遣軍奪南北兩山，圍解，道員郭襄之率男婦二萬綴負來迎。是役也，提湘軍八十營，扼攻九十里，往往徹夜不休，露立冰天雪窖中，詔嘉之。十二年，克大通，斬叛官馬壽。遴陝回為旌善五旗，餘徙平涼、秦安、清水。白彥虎奔肅州。方湘軍之定西寧也，宗棠緣事責錦棠，盛氣辨，銜之，以故徇肅州未下，亦不召。及錦棠至，又大喜，為夸其軍以勵眾。錦棠計誅馬天祿，殺土回、客回立盡，關隴平。權西寧道。明年，破河州，獲閃殿臣，伏誅。乃合諸將蹙回於賈家集、郭家嘴，殲焉。

光緒元年，出關。時彥虎走依安集延，帕夏阿古柏助之，勢复熾。二年，至阜康，與金順計事，議先攻古牧。遣將分壁木壘河，而自領軍軍九營街。度戈壁乏水，佯掘井以懈敵，陰遣精騎襲奪黃田，通汲道，收古牧地。錦棠策烏城寇必駭奔，復自將精兵走之，遂復烏魯木齊、迪化，予騎都尉世職。

三年春，踰嶺西南攻達坂。寇引湖水衛城，泥深及馬腹。錦棠周城徼循，誡各營警備。列燧如白晝，轟擊之，彈落爆藥窖，聲砉然，人馬碎裂。乃下令軍中曰：「能縛獻服異服者賞。」於是愛伊德爾呼里以下皆就俘，愛伊德爾呼裡，猶華言「大總管」也。且釋降回數千，給貲糧縱歸。或請其故，曰：「俾歸為我宣播朝威也，吾欲以不戰勝之。」自是破吐魯番、托克遜，南路門洞開，阿古柏如失左右手，亦被執，飲藥死。賞雙眼花翎。

已而彥虎據開都河西岸，覬入俄。師抵曲惠，與餘虎恩分擊，彥虎亦決水以阻。錦棠入喀喇沙爾城，廬舍漂沒，乃徙和碩特帳房河東數百戶，實後路，复庫爾勒。會軍中患飢乏，下令掘窖糧，獲數千石以濟。連下庫車、拜城。其南纏回苦安集延淫暴久，重以彥虎奔擾，益不堪命，旦夕望我軍如時雨。比至，各城阿奇木伯克、阿渾玉子巴什各攜潼酪，持牛羊來犒師。抵阿克蘇，錦棠先入城，受降畢，回皆伏服。聞彥虎奔烏什，亟遣旌善旗渡河復其城。於是東四城俱下，詔晉三品京卿。值喀城守備何步雲告亟，遂大舉出師，令虎恩、黃萬鵬分道進取，而自率師徑搗葉爾羌，並克之。彥虎遁入俄。錦棠進定英吉沙爾，遣董福祥收和闐，西四城亦下，錫二等男。

四年，錦棠既定喀城，以次巡歷葉爾羌、和闐。凡西人僑居其地者，英乳目阿喇伯十餘

人，印度溫都斯坦五千餘人，咸服其勇略，稱為「飛將軍」雲。方彥虎之入俄也，俄人處之阿爾瑪圖。錦棠猶致書圖爾齊斯坦總督，謂將入境搜捕，宗棠勸止之。俄复徙之託呼瑪克。其秋，彥虎又遣黨犯烏什邊，驟入格爾品。錦棠扼之瑪喇爾巴什，別遣將要其歸路，大敗之。未幾，安集延入，又破之玉都巴什。是歲補太常寺卿，轉通政使。五年，安夷复構布魯特內犯，戰烏帕爾，捕斬二千餘級。自是邊寇頗息警。

維時俄據伊犁，宗棠疏請崇其秩，資鎮撫，詔佐軍事。俄益增兵守納林河。已，宗棠入都，上以此專屬任錦棠關外事，命署欽差大臣。徙頓哈密，益治軍。逾歲除真。八年，和議成，錦棠策善後，請設新疆行省，省置巡撫、布政使，加鎮迪道按察使銜，道、府、州、縣視內地。立城垣、壇廟、學校、驛傳，又廣屯田，興水利。南疆歲徵賦至二十餘萬石。九年，擢兵部右侍郎，加尚書銜，旋除新疆巡撫，仍行欽差事。十一年，進駐烏魯木齊，奏省參贊大臣，改置都統，設喀什噶爾、阿克蘇、巴里坤提鎮各營。復增道、府、廳、縣，徙分防官駐要塞，南北郡縣之制始定。

先是，錦棠以祖母老病，累疏乞歸省，不許。十三年，申前請，始俞允。錦棠悉召諸部酋長大酺，遂發。所過，黃童白叟望風相攜負以迎，往往擁車數日不得走。十五年，加太子少保銜。明年，晉太子太保。二十年，晉錫一等男。會弟鼐以山西按察使入覲，垂詢近狀，欲強起之。適中日有違言，電旨趣召，未行而病作，朝廷書問日數至。疾革時，猶喃喃呼舊校指述邊事。未幾，卒，年五十一。事聞，震悼，諡襄勤，予建祠。

張曜，字朗齋，其先上虞人，改籍大興，既，复隸錢塘。生有神力，幼嘗持竿結陣，部勒群兒，無敢譁者。少長，依舊脈蒯賀蓀。賀蓀宰固始，適豫捻起，集團勇三百屬之。捻起至，時已昏。曜獻策，謂：「伏軍城外，彼不知眾寡，可以計走也。」夜半，捻縱掠，轟擊退。僧格林沁追捻亟，遙見火光，詢知為曜部，召與語，其悅，命從軍。積勳為知縣，權知固始。皖捻來犯，嬰城守，寇駸駸西去。亡何，李秀成又構捻入，圍城三匝。捍禦七十餘日，城獲全。上嘉其功，賜號霍欽巴圖魯。

咸豐十年，擢知府。先後遭憂，仍留軍討皖捻。屢捷，晉道員。明年，除河南布政使。是時陳大喜、張鳳林各樹幟，延擾數千里。曜謂寇援斷，師未能驟克，寨中患飢乏，多猜貳，宜廣設購募間其黨。乃縱降者為內應，捻乃竄，諷諭各寨，皆款服。鳳林偽降，計擒之。

同治元年，御史劉毓楠劾其目不識丁，詔改總兵。二年，大喜走阜陽，戰秦宣寨。皖捻

復入，曜慮華莊失，亟斂兵退，以銳師宵加之，殲渠率。時張總愚走鄢陵、臨潁欲西，曜拒之嵩山麓，令不得西。攻大金店，援寇四起，遣總兵保英略中路，為寇乘。擢手刃退縮者，士氣乃奮，卒敗之。攻太子望寨，久相持。曜曰：「捻詭悍，堅守山口，阻我進兵。坐為所綴，非策也。」間道出奇擊之。總愚西北走鎮平，追殺黑龍集。犯南陽，又戰卻之。三年，捻會宛南，總愚赴盧氏，嗾粵寇入豫。曜扼之，使不能合。次橋川，寇自西北至，狙伏以擊，寇奔楚。曜浮渡丹江，追越鄖西百四十里，會陝、楚軍至而還。四年，僧格林沁軍麻城，騶騎失利。曜赴難，七戰皆克。僧王既戰死，台臣劾其養寇遺患。巡撫吳昌壽按覆，事白，曜假歸葬親。逾年，淮北捻益亟。朝旨趣復出，曜遂部合新舊選鋒號嵩武軍。厥後軍氣大振，論者謂為湘、淮軍後勁雲。

六年，出頓許州八里橋，任柱等見曜大纛，駴走。梁山寇與合，五日至鉅野，渡運而東。曜與總兵宋慶往馳之。當是時，李鴻章議防運河北。首安山訖沈家口。曜等至，令慶築長牆。慶留副將蔣東才、參將李承先二軍屬曜。曜以沈家口黃、運交匯，調黃河水師入運助守。守河防運自此始。久之，總愚陷陝綏德，分擾米脂。朝命防河北。捻濟河入晉，犯吉州鄉寧，平、蒲告警。檄曜還豫，而捻已自絳州曲沃入偏豫疆，曜乃追敗之湯陰。

七年，捻東走，扼晉州西北路，折而南。諸將謀逐之，曜謂賊勢未蹙遽南奔，必有深謀。乃卷甲北趨，出其前二百里，至饒陽，果遇捻。捻不敢擊，錯愕去，潛渡滹沱。亟引兵至河干，未渡者殲焉。濟漳次清化，捻伐木為矛，又擊破之。長驅滄州，劉松山軍運東，曜自南夾擊，捻披靡，追至臨邑。初，李鴻章遣郭松林自臨邑築牆，屬之馬頰河，虛西南以餌敵。逮曜馳至，捻不肯深入，走濟陽。鴻章知計不售，使曜趨武定，遇捻於濱州，始敗退。會天大雨，河暴漲，諸將慮捻東逸，謀扼徒駭河。曜自博平守至東昌，誘捻入河套，與慶合擊之。捻眾陷泥淖中，死者枕藉。自是總愚不復能軍，逐北茌平，殺其黨且盡，騎能屬者十餘人耳。總愚自度不得脫，乃沉於河。論功，賞黃馬褂，予騎都尉世職。

八年，詔趣左宗棠赴涇州，責金順以邊外事，命曜自古城西進為後路，軍次蘭扇，破回於察漠綽爾，又敗之紅柳樹，阿拉善圍解。抵纏金，訶知寧夏西岸自石嘴山至中衛，陝回麕集。遣將要擊之，回遁走。金順赴沙金託海與議進兵事，方將鼓行而西，而寧夏降回复叛，圍郡城。遂倍道應赴，敗之城下。俄而陝回入賀蘭山。曜赴河北，南破漢渠集，圍納中閘，拔其壘，與金順夾渠而軍，殲守賊殆盡。會金積撫局成，通昌、通貴乞款附，獨王家甡不下。曜怒，破其堡，屠之。攻剋納家寨，河西無悍寇。詔屯之，兼顧阿拉善旗。是為寧郡河北之師。九年，授廣東提督，仍留軍。明年，加雲騎尉世職。

白彥虎據肅州，徐佔彪攻弗克，請益師，宗棠檄曜頓金積助之。上以為勇，賞雙眼花翎。十三年，彥虎亡命出嘉峪關，窟烏魯木齊，哈密城南北附之。俄羅斯方擁伊犁，巴里坤且岌岌。朝命總防討，亟援哈密。曜剋日出關，師行乏水草，絕幕二千餘裡，運餽艱阻，於是議立屯田。十三年，出屯，大興水利，墾荒地二萬畝，歲獲數万石濟軍。光緒二年，師規南路，西取七克騰木、闢展及魯克沁台、勝金台、哈拉和卓城，降纏回萬餘，遂復吐魯番。明年，拔烏魯木齊，彥虎遁入俄。

俄歸伊犁，宗棠疏薦堪重任。六年，詔贊軍事，命移駐喀什噶爾，兼轄西四城，籌善後，所至創立義塾。回夙獷噬，至是頗聞弦誦聲。十年，入關防直北，賞巡撫銜，敘邊功，晉秩頭品。

明年，除廣西巡撫，未行，董所部治都城河，加尚書銜。旋命赴山東勘河，喻歲至壽張，調撫山東。東省河患日深，曜蒞任，首重河工，以黃、運並淤，非總濬通海不為功。時王家圈等處先後漫口，先議疏濬海口，挑淤培埝，並增築徒駭河兩岸堤工，以防氾濫，然後挑挖全河，參用西法，以機船疏運。凡南北兩岸堤埝口門，一律籌辦。疏上，皆從之。又先後築王家圈、姚家口、張村、殷河大寨、西紙坊、高家套各決口，　　復改濬韓家垣，以洩尾閭，莫不身親其事，計一歲中奔走河上幾三百日。有言河務者，雖布衣末僚，皆延致諮詢，唯恐失之。民或遇災，常籌粟賑濟。復建海岱書院於青州，葺洙泗書院於曲阜，士民德之。

十四年，被命襄辦海軍。明年，晉太子少保，命會閱南、北洋海軍。至煙台，聞台灣巡撫劉銘傳稱疾去，則抗章請行，優詔答之。十七年，方駐河干督工，疽發於背，回省就醫，遽卒。疾革時，猶貽書鴻章，首言山東為北洋門戶，亟宜治砲台備不虞；次言新疆軍糈，部令裁營清釐，緩不濟急，恐失信外域，貽君父憂。遺疏入，上震悼，贈太子太保，謚勤果，予建祠。

曜魁梧倜儻，自少從戎，不廢書史，字法櫜顏平原，書疏雅馴猶餘事。嘗鐫「目不識丁」四字印，佩以自勵。寧夏平，築樓面黃河，對賀蘭山，顏曰「河聲岳色」，日嘯詠其中，人謂有羊叔子登峴風。居官垂四十年，不言治產事，性尚義，所得廉俸輒散盡。尤禮賢下士，士爭往歸之。其修道路，開廠局，精製造，凡有利於民者，靡不畢舉。死之日，百姓巷哭失聲，喪歸，且傾城以送。以兩世職並為男爵，子端本襲，官南韶連道。

劉典，字克盦，湖南寧鄉人。少伏溈山，與羅澤南友善，以學相期許。齋匪亂，集眾保鄉邑，敘訓導。參左宗棠戎幕，轉戰江西。善察形勢，嘗輕騎詗敵營，夜率所部劫殺，數獲奇捷。李秀成欲以長圍困宗棠，斷曾軍糧運，典敗浮梁，又破之樂平，婺源餉道始達祁門。積勳至直隸州知州。宗棠撫浙，典以偏師討衢、嚴。同治改元，破馬金街，進克遂安，遷知府。擊花園港，李世賢遁，超授浙江按察使。世賢謀據金華，分黨擾龍遊、湯溪、蘭谿，眾號數十萬。典還軍援衢，力據上游，悉夷東南北寇壘。明年，收蘭谿，諸軍亦下三城，浙東告寧。宗棠規杭州，策江、皖邊圉安，方可一意進取。乃令典將五千人，道嚴出皖南。當是時，新復郡縣糧饋不屬，典持印票空文，向民間貸糧，遇寇遮擊，而屯溪，而黟縣，所　風靡。民望典軍如時雨，以故壺漿塞塗。沈葆楨謂其截擊寇眾，功不在克省城下。江、皖既平，賜號阿爾剛阿巴圖魯。其秋，父憂歸。

三年，詔起督師，典募新軍八千，次貴溪。世賢入閩陷漳州，汪海洋亦陷龍巖，勢复熾。典進汀、連，號西路軍。遇海洋，新軍輕進，敗績，還保連城。四年，再戰，斬寇萬餘，進复龍巖、南靖。世賢為高連升所蹙，奔粵，宗棠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馳之。典至南雄，語其將黃少春曰：「尾寇而追，非計也。寇返奔亟，必不久據嘉應，當走粵、閩邊。左軍孤，遇寇必不支。」乃持二旬糧，取道大嶺脊，晨夜應赴，抵大埔，先宗棠一日，遂會師复嘉應，晉二品服，予世職。事寧，乞歸省。

五年，宗棠徙督陝、甘，起典甘肅按察使，旋賜三品卿，佐軍事。典自紫荊關入，值捻竄渭北，乃駐潼關，偪渭而軍，扼其南渡。七年，詔署陝西巡撫。初，宗棠援晉，以徵回事屬典。典以關中戎備寡，調提督周達武壁隴、汧顧後路。至總前敵師幹，則舉蔣益澧自代，朝旨弗許。尋復有是命。典遂進駐三原，調度諸軍，軍大振。明年，與宗棠定三路剿回策。已，复念民事，重入省，治善後，集流亡，舉屯牧，卹艱戹，革差徭。又以其時濬鄭白舊渠，關中漸喁喁望治矣。惟銳然以減餉自任，諸軍舊欠各餉，十給其七，士卒不無怨望雲。又明年，再乞歸省。

光緒元年，復命佐宗棠軍務，典辭以疾，詔罷其行。時譚鍾麟督西征餉事，力言司左軍後路非典莫屬。朝旨乃趣赴甘，於是典三起討賊矣。二年，至蘭州，宗棠以善後畀之。凡整軍節餉，以及生聚教誨，有裨於民生久遠者，咸殫心厥事。至關外平定，亦嘗指陳方略，贊畫功多。經營新疆凡三年，卒於軍次。詔視侍郎賜卹，謚果敏，予江、浙、陝、甘建祠。

典秉性清嚴，貴後自奉儉約。楊昌濬嘗詣典，環堵蕭然，一如寒素，寓書宗棠共稱之。

弟倬雲，少隨典讀書長沙。典主鄉團，倬雲以廩生治軍書。從援浙，領偏軍，戰常陷堅。李、汪二酋奔贛，扼臨江使不得西，敘知縣。龍巖既复，會糧罄，軍士乏食，為貸鄰邑以濟，民德之，建生祠。將軍庫克吉泰檄赴陝，值連升營哥匪謀變，戕主帥。倬雲馳入，殲其渠，餘眾悉定，再遷知府。時慶陽大饑，人相食。倬雲興屯政，立賑局，流民懷集。假歸，適會匪亂，連下龍陽、益陽，詔用道員。越法事起，赴閩綜營務，署按察使。以捕海盜名，晉二品秩，授汀漳龍道。興蠶桑，建書院，周恤堤防諸政，次第畢舉。尋謝病歸。二十九年，卒，卹如製。

金順，字和甫，伊爾根覺羅氏，滿洲鑲藍旗人，世居吉林。少孤貧，事繼母孝。初，從征山東，授驍騎校。嗣從多隆阿援湖北，复黃梅，賜號圖爾格齊巴圖魯。移師安徽，克太湖。歷遷協領。掛車之役，將騎旅直搗中堅，當者輒靡。

同治二年，從討陝回，連下羌白、王閣，賜頭品秩。复渡渭敗之零口。三年，漢南迴奔鳳翔，趨澧峪，擊卻之，授鑲黃旗漢軍副都統。調西安，時粵寇集陝南，陝回導至澧河，金順御之，斬虜多。回入鄠，傍山西走，复率馬隊邀擊敗之。四年，攻寧夏南門，奪其砲台。已，聞寇集黃河兩岸，率師分路進，陣斬其酋孫義保等，寇稍卻。明年，調寧夏副都統。七年，复寧條梁。聞榆林警，遂迎擊五龍山，大破之。追至邊外禿尾河，馬隊忍寒裸涉，要之金雞灘，回大潰。復遣將破之葭州。

八年，平綏德，朝旨以邊外事屬之。四月，回犯花馬池，遣部將富勒琿馳救。回自烏拉爭渡，奔札薩旗。金順自將出邊，回已遁。乃率師道札薩郡王答拉旗，自包頭迤西濟河而進。會天酷暑，暫頓什巴爾台就水草，與張曜期會沙金託海。七月，自中灘鼓行而西，而寧夏回复叛，乃兼程赴援，敗之於城外。無何，甘回納萬元等迎戰漢渠，復與曜從東繞擊。回走納中閘，追至龍王廟南，悉拔其東南各壘，殲守賊殆盡。

九年，金積撫局成，獨王家畝未下，率其弟連順分兵迎擊，數獲勝。自是連順無役不從，積勳至金州副都統。金軍頗有聲，明年，克之，賞黃馬褂。又與曜破納家寨，河西悍黨殲焉。寧夏平，擢烏里雅蘇台將軍。尋以赴鎮番未報，褫職，命即日赴肅州。既至，頓北崖頭，奏調曜軍助擊。時烏魯木齊提督成祿猶訴軍糧乏，難赴哈密，詔金順接統其軍。十二年，左宗棠至軍，約期並進。金順發地雷東北角，城潰，乘隙奪據其上，自是老弱伏服者相繼。城拔，復故官。

烏魯木齊都統景廉駐古城，與金順齟《齒吾》。宗棠奏言金順寬和，為群情所附。詔率所部二十營赴之，規烏城，於是遂發。出關數十里，至瀚海，吏士忽不行。詢之，則曰：「先鋒營駐，有所議。」金順知有變，疾馳視，手刃六人以徇，曰：「敢留者，視此！」軍以次行。瀚海既過，乃列六屍祝之曰：「雜賦不飽，佐以野蔬，天下無若西軍苦。此行度戈壁，乏水草，吾非不知。但不忍汝六人，如全軍何？如國家何？如關內生靈何？」聞其言者，無不激揚。道授正白旗漢軍都統。明年，至古城，與景廉會師。一日演砲，漢、回觀者數千百人。景軍指敗堵煙筒為的，擊之再，煙筒無恙。所部砲隊總兵鄧增、參將張玉林曰：「是何足擊？請卷旗卓之為的。」增先測視，請於金順再測視，既竟，砲響旗飛，若翦霞空際。已而玉林亦爾。觀者讙諠聲震遠近，回聞之氣奪。尋命佐新疆軍務。

光緒改元，代景廉為都統。二年，軍阜康。劉錦棠赴軍所商進止，議先攻古牧。乃輕騎襲黃田，通汲道，克之。連下烏魯木齊、迪化、昌吉、呼圖壁諸城，直偪瑪納斯，斬其偽帥馬興，南北二城以次皆下。賞雙眼花翎，予世職，調伊犁將軍。七年，詔接收伊犁，按圖劃界。十一年二月，軍標譁變，五月，再變，並譟餉戕官。伊地本極邊，協餉乖時，軍多疲饉。金順馭眾寬，將領營官相率蒙蔽，而總督譚鍾麟劾其上下縱恣，民怨沸騰，為陳籌餉易人之策。於是上召來京，以錫綸代之。道肅州，病卒。身後不名一錢，幾無以為斂。寮采醵金，喪始歸。部伍縞素，步行五千里至京者，達二百人云。事聞，贈太子太保，謚忠介，予建祠。

妻託莫洛氏，婚甫踰月，囑事繼母，撫諸弟，遂出。轉戰二十餘年，至新疆，乃遣使往迓。謂使者曰：「太夫人老矣，寧能涉萬里？吾義不得獨行。且彼處有姬侍，宗祧不墜，吾又何求？」竟不往。時論賢之。

增，字錦亭，籍廣東新會。年十七從軍，積勳至游擊。西征之役，領開花砲隊，平金積，取河州，並以善用砲知名。方是時，錦棠治兵西寧，寇堅壁自守，而牧馬湟水北岸。增隔水轟擊，寇駭愕遁山遁。增馳之，先以輕騎當寇，乍戰佯北。寇易之，悉眾下山，我

師以巨砲環擊，大潰。俄援寇至，壁平戎驛。錦棠不與戰，而使增據山上俯擊。寇懾砲威，退湟北，增复隔河擊之，皆走。錦棠攻高寨急，舁大砲列北山上，使增測準寇壘，發砲子六十餘，牆壁皆裂，賜號伊博德恩巴圖魯。規肅州，城高厚逾常制，增築砲台臨城關，轟潰十餘丈。繼复築砲台街口，裹創力戰，卒擊退之，晉總兵。從金順出關，以戰功擢提督。金順舉將才，稱增精究砲術。除伊犁鎮，調西寧。

光緒二十一年，解循化圍，回渡河趨巴燕戎格，增追至　　思觀。會札什巴陷，分三路擊之，城拔。六月，西寧回韓文秀等犯增營，增分軍迎擊，遇伏將卻，增手刃先退者以徇，眾皆躍馬陷陣，寇潰。時西寧南北西川、大通、碾伯、丹噶爾皆叛，增聞警，馳歸守郡城。八月，哆吧寇來襲城，薄小橋。增將出拒，或勸沮之，增曰：「寇氛甚惡，不力遏之，是示弱也。且主帥不出，將士孰肯用命？」遂往，短兵接，人百其氣，大敗之。自此寇望見鄧軍旗幟，輒不戰而遁。明年，克川北、營城，關內外平，授固原提督。既至，會甘軍搜治海城叛回。閱三年，海城回田百連复叛，遣將討平之。拳亂作，車駕西狩，召赴行在。回鑾，節度隨扈諸軍，晉頭品服。旋回任。三十一年，卒於官，詔附祀宗棠祠。

其時隨金順徵回著績者，又有托雲布、果權、劉宏發、曹正興。

托雲布，瓜爾佳氏，滿洲鑲藍旗人。初，從軍剿發、捻，賜號綽勒郭蘭闊巴圖魯。攻寧夏，釋平羅圍，襲擊黃河兩岸，數有功，累遷協領，坐事免。金順請留軍自贖，截擊竄寇於榆林，复官。進拔蘇家燒房、納中閘，晉副都統。時寇據金積，其旁堡砦並險固。托雲布充前鋒，大小數十戰，寇稍卻，克王家甴，賜頭品服；平通昌各寨，賞黃馬褂。自是從出關，迭克名城，即於軍前授青州副都統。瑪納斯之役，血戰六十餘日，天山以北告寧，予雲騎尉世職。光緒十一年，創發乞歸，賞食全俸。十八年，卒，予優恤。

果權，莫得里氏，滿洲正藍旗人，吉林駐防。驍騎校，從副都統福珠裡出師伊犁。以戰功，累遷協領。瑪納斯既复，金順薦署伊犁錫伯營領隊大臣，頓車排子屯田。詔念前勞，晉副都統，賜號志勇巴圖魯。光緒十七年，調充東三省練兵行營翼長，校閱吉林邊練各軍。二十七年，授呼蘭副都統。卒，卹如製。

宏發，黃陂人。正興，鄖西人。自同治初久從金順軍，复肅州，進新疆，屢有功，後皆官至提督。而宏發軍過玉門、安西，官民尤翕，頌讚不置雲。

穆圖善，字春岩，那拉搭氏，世居黑龍江齊齊哈爾，隸滿洲鑲黃旗。家貧，事親孝。初以驍騎校遷參領，從征直、魯、晉、豫，所向有功。援安徽，迭克城隘，賜號西林巴圖魯。同治元年，從多隆阿入陝，道鄧州，遇粵寇陳得才，敗之紫荊關，擢西安右翼副都統。時回氛熾，率步旅扼洛水北岸，半修營，半出擊寇，寇始奔。亡何，捻酋姜泰林犯武關，夜襲多軍。穆圖善設伏敗之，追群寇入鄂境，悉驅出西河口。二年，再入陝，攻高陵，先登，裡創力戰，下之，賞黃馬褂。寇渡涇據南岸，穆圖善泅水而濟，寇大潰。

三年，多隆阿圍盩厔，中砲，病篤，疏薦穆圖善賢，遂命署欽差大臣。其夏，擢荊州將軍，與劉蓉會辦陝事。

粵寇據樓觀、黑水、西駝峪，蓉遣蕭慶高趨鄠，穆圖善率師助擊，戰店子頭，敗績。七月，擊破大峪西堡，進攻樓觀。先是，得才入鄂，穆圖善遣二十八營赴援，無統帥。至是蓉奏請穆圖善往湖北，詔勿許，令移師赴甘。既至，與將軍都興阿議定先規寧夏。十一月，檄杜嘎爾、額爾慶額等攻破清水堡。逾歲，訶知群寇元日椎牛置酒，必不誡。穆圖善奪城南砲台，連毀其寨。已，复慮寇乘春漲決渠下灌，分兵扼城東南。尋調寧夏將軍，主甘肅軍事。嗣以寧夏諸軍久不得要領，責之。五年，收靈州。初，回寇馬兆元攻陷州城，馬朝清計誅之，禁靈回無滋事。逮寧夏失，道且梗塞。朝清者化龍也。至是，親詣穆圖善哀詞乞款。會州紳亦請置官，乃使丰紳等往招撫，州事定。聞華亭回竄慶陽，復遣軍擊走之，城圍解。

明年，署陝甘總督，值歲大饑，人相食。乃馳書阿拉善王，令運蒙糧至河北，與軍民交易，食乃濟。是時米拉溝既下，河、洮、狄道、西寧回皆反正，而南八營李得昌各部，乞擇地安插。上慮回情叵測，敕穆圖善嚴備之。穆圖善令降回繳械，遣範銘赴洮，張瑞珍赴蕭何城，王得勝赴靜寧辦撫事，自是頗惑撫議。已，復使曹熙等赴河州，回羈之，遣黨潛襲省城，聲款附。穆圖善率輕騎往，中伏奔還，遂圍城五日，楚軍將彭楚漢等破之。而東鄉回崲負如故，穆圖善親督諸軍敗之。十一月，攻州城，弗克，還蘭州。會傅先宗敗回禮縣，彭忠國敗回安定，穆圖善乃令進規渭源，而自從金縣進。七年正月，克之。乃使諸將會攻狄道，南北兩山相峩，中有平川，寨卡林立，先宗等一鼓破之，毀其寺，軍威大振。於是穆圖善赴前敵，北莊牟佛提率男婦三千人乞降，受之。師旋，复叛。穆圖善再渡河，直搗黑山頭、太子寺。寇斷我糧運，戰數失利，不獲已，退保狄道。明年，狄城糧盡，又退至秦州，寇乘之，師潰。朝旨令穆圖善甘軍受左宗棠節度。

初，穆圖善狃撫議，群回叛服靡恆，而所部百數十營皆徵糧民間。清水守將敖天印以橫暴激民變，逐防軍，殺縣役。提督黃金山率所部戰狄道康家岩，敗潰，北入皋蘭，四出淫掠。穆圖善乃遣潰勇屯寧夏，而訾報敖軍於朝，敖軍亦力詆之。於是宗棠調度諸軍，先秦州固餉源，遂赴涇州受總督印。

穆圖善既卸事，猶日曆四鄉，勸民修堡寨，置軍械，蘭人甚德之。詔仍駐蘭州，統西路軍。化龍黨崔三構河、狄回出擾，輒敗去。十年，河州賊襲陷皋蘭西古城，再敗之，長驅北山兔窩，寇大潰。其冬，會左軍渡河，連克要塞，寇退扼大東鄉，師聚而殲之。論

功，予世職。

光緒元年，召署正白旗漢軍都統。會吉林馬賊竄巴彥蘇蘇，命權將軍，捕治之，漸散其黨與。明年，道員舒之翰獲譴，罪及舉主，褫職。又明年，起授青州副都統，擢察哈爾都統。五年，出為福州將軍。法人爭地越南，分兵艦窺閩疆，詔參宗棠軍事。出駐長門，誓師設伏，擊沉法艦一艘。既而防軍潰，法人登岸搦戰，伏起，轉敗為功。以故閩事壞，獨免議。十一年，詔授欽差大臣，會辦東三省練兵事。明年，以積勞卒於軍，謚果勇。予黑龍江、安徽、甘肅建祠，蘭民且樹碑誌德焉。

杜嘎爾，哈勒斌氏，滿洲正藍旗人，黑龍江駐防。初從都興阿徵粵寇，積勳至佐領，賜號莽賚巴圖魯。嗣以京口副都統從討甘回，規寧、靈，頗能以少擊眾。寇竄寶豐，克張家村、紅柳堡，深入沙磧，背水成軍，旬日間城复。攻寧郡，斬虜多，即於軍前調官寧夏。寧城回增建寨棚，首城南訖納家閘。與金順誘城東寇出，數敗之，乘勝破護城堤清水堡。尋隨都興阿赴奉天，調補正藍旗蒙古副都統，歷察哈爾，坐事免。光緒六年，起授烏里雅蘇台將軍，撫士卒，卹蒙部。十四年，創發，乞休。明年，卒，謚武靖。

額爾慶額，字藹堂，格何恩氏，隸滿洲鑲白旗，墨爾根城駐防。以驍勇聞，歷遷至委參領。清水堡之役，賜號法福靈阿巴圖魯。會諸軍克狄道，授黑龍江副總管。剿金縣竄匪，擢涼州副都統。命佐關外軍事，統領吉、黑騎旅頓西湖，令寇不得西。烏城回自奎屯敗退安集海，擊卻之。光緒二年，聞白彥虎構瑪納斯南北二城回擾糧道，與總兵馮桂增、參將徐學功約期會師大河廠。額、馮二軍先行，徑薄北城，而南城回湧至，桂增負傷墜馬，寇舁入城。額爾慶額憤甚，先登陷陣，斬寇無算。因士卒傷亡多，止戰。屆期學功至，距城十餘裡，見額爾慶額被創還，遂率所部救之。金順責其援不力，宗棠曰：「額爾慶額等輕進貪功，咎由自取。且先夕進攻，學功何能豫知耶？」

歷古城領隊大臣、科布多幫辦大臣。命偕參贊大臣升泰勘界，以奎峒山為科、塔兩城外蔽，哈巴河南流入中國，與俄官抗爭，始得展地定界。新疆底定，晉頭品秩。十二年，調伊犁。伊犁設副都統自此始。蒞任七年，興辦屯田，軍民輯睦。十九年，卒，卹如製。

丰紳，字漢文，吳扎拉氏，隸滿洲正白旗，吉林駐防。都興阿督江北軍，檄守揚州，以戰功歷遷至協領。克寶豐，取寧夏，數獲勝。穆圖善遣往靈州招撫，馬化龍就撫。穆圖善上其功，晉副都統。尋護寧夏將軍。時伏莽未靖，自寧城至靈州，隘口數十，為商旅來往孔道，丰紳詰姦禁暴，行旅便之。先後平陝匪西河、橫城堡，補官錦州，擢黑龍江

將軍。坐事褫職。光緒間，起故官，歷綏遠城、江寧。中日事起，出駐通州，事寧回任。二十四年，卒。詔優恤，予建祠。御史彭述劾其侵冒，奪卹典。

文麟，字瑞圃，兀扎拉氏，滿洲正藍旗人。道光二十二年，考取內閣中書，遷侍讀。咸豐八年，出為甘肅蘭州道，調鎮迪。同治四年，回竄據古城，文麟上防守奇台狀，上嘉其知大體。濟木薩者，回眾屯糧地也。文麟潛遣練勇攻克之，獲糧萬數千石。索煥章竄瑪納斯，分掠阜康、吐　　魯番、迪化。文麟分兵扼三台要隘，上疏乞濟師。詔令嚴守濟木薩，援未至而哈密、奇台相繼淪失。亟與巴里坤領隊大臣訥爾濟合兵進擊。聞寇集東路，使佐領恆昌先進，敗於奎蘇，而自請赴前敵。上怒，訶責之，下部議，坐擅離職守，降二級調用。

詔以藍翎侍衛充哈密辦事大臣。文麟遂率所部收復城垣。馬金貴、白彥虎先後圍攻，瀕危者數矣，文麟拊循士卒，卒能以飢軍驅強敵，俾纏迴轉危為安。五年，遭母憂，改署任。明年，肅州回竄玉門，戰紅柳灣，敗之。回復大舉犯城關，文麟督軍嚴守，伺間出擊。圍解，乃為籌耕種，葺廬舍，訓練軍士，且戰且屯。服闋，以頭等侍衛補本官。益招哈密團首孔才至，以其練勇二百編入伍籍，遣往古城興屯修堡。後收徐學功散勇二千餘，任耕戰。於是古田、濟木薩屯政大舉。令充裨將，自是數與妥明、馬明、白彥虎相攻殺，所向皆捷。

十二年，肅城回數出關犯哈密東山，文麟令魏忠義出駐塔爾納沁堡，分扼各隘，剿撫馬賊，擒回馬五十九。旋魏軍大失利，文麟飛章自劾，被宥，益感奮，率所部進擊，力保危城。降敕褒嘉，加副都統銜。明年，彥虎援肅州，潰退安敦玉，文麟使騎旅追之，彥虎遁入山，肅州平。詔張曜等馳赴哈密，會文麟進剿。光緒二年，卒。

文麟治軍數載，囊無私蓄，與士卒同甘苦，故人皆原為盡命。及其沒也，闔營慟哭失聲。明春、富勒銘額先後狀其績以上，予褒卹，附祀新疆哈密專祠。

明春，巴羽特氏，隸蒙古正紅旗。初從勝保平河北，補前鋒校。徵陝回，隸多隆阿麾下，以戰功數遷副都統。搗肅州，壓城為壘，與回相持者半載，追藍得全被重創。肅州回出掠安西、玉門、敦煌，明春馳逐三城間，三月，圍悉解，授哈密幫辦大臣。光緒二年，擢辦事大臣。時南疆平，肅纏民悉還故土。明春為晰地畝給貲糧，勸使復業。凡治道路，繕堤防，興水利，有裨民生久遠者，靡不具舉，民德之，至今猶虔祀雲。十二年，卒，卹如製。

富勒銘額，佚其氏，隸滿洲鑲白旗，古城駐防。烏魯木齊陷，古城大恐。富勒銘額出與寇戰，數被創。事亟，如烏里雅蘇台乞援，弗應，城破，全家殉焉。富勒銘額適在外，得免於難，憤詣文麟軍所，原從殺賊。紅柳灣之役，以功擢防禦。回擾安西，設計抗禦，斬虜多，並蒐治西山逸匪，盡殲之，解敦煌圍，晉頭品秩，賜號堅勇巴圖魯，充古城協領。西陲告寧，置屯田，修兵房。以都統恭钅 堂薦，光緒十四年，授伊犁副都統。時游勇構哈薩克回寇邊，富勒銘額遣軍捕其酋，餘燼悉平。十六年，署將軍。增卡倫，整營製，索倫、錫伯、察哈爾、額魯特兵卒咸复游牧舊業。十九年，徙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，練軍興屯，收還巴爾魯克山，清界置卡，其治复仿伊犁，屹然成重鎮。二十三年，乞歸。二十九年，卒，卹如製。

學功，烏魯木齊農家子。好技擊，值回亂，結健兒數十，掠回莊貲貨以自贍。遇漢民，力護之，雖邊外悍回皆已憚之矣。厥後附者益眾，集五千人，精練馬隊，每戰突陣，驟若風雨，回見之輒走。學功先後陣斬偽帥馬泰、阿奇木馬仲。仲子人得襲偽職，與妥明積不相能，妥明復以黨攻之。安酋帕夏乃約學功破吐魯番，進攻烏魯木齊，下之。妥明走綏來，數日死，　　帕夏遂據烏垣。

初，帕夏以學功善戰，故與交驩，冀藉其力，王哈密，以南八城，歸獻朝廷，已，知其無遠略，且百戰未得一階，益輕之，令還綏來南山。於是學功大恚，屢攻烏垣，其民人時降學功，時投人得，轉輾屬役，迄不得息。同治七年，俄人構土回纏頭將襲烏垣，聲赴綏來易市，驅駝馬數千，載貨鈔至石河，去綏來八十里。學功以騎旅截之，僇數十人，餘縱還。自此俄人不敢東窺。十二年，彥虎率悍回數千分掠烏垣、綏來，學功复橫截之，殺數百人，奪橐駝五百。彥虎勢益孤。學功既任職，但承大將風指，異於初起血戰時矣。後與孔才並官至提督。孔才，哈密人。

論曰：從左宗棠立功西陲最名者，湘軍中稱二劉，豫軍中稱曜。之數人者，投袂攘難，不數月，廓清萬里，雖張騫、班超，奚多讓焉！金順、穆圖善提塞北健兒，橫行玉門、金岭間，其志尤壯。文麟名出二人下，而招團興屯，兼任★戰，不煩國家一兵，遂定西邊，其功亦足並傳云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